

〈我的人權之旅〉我是真理的子

林恩魁醫師，在長女林美里小姐才兩歲時受難，入獄七年。夫人高雪貞女士曾經六度帶著幼女，到綠島探監。林醫師在口述回憶中談起：

為了讓女兒了解爸爸，雪貞總是在餵她吃飯的時候，告訴她一些爸爸媽媽的故事。女兒聽不懂的時候，媽媽就告訴她爸爸是到山那一邊的綠島去留學唸書。

有一次年幼的女兒不堪舟車勞頓，一路嘔吐，雪貞看了心裡也難過不已。女兒忍不住哭鬧說：「媽媽，我不想再來看這個人了，路這麼遠，要坐這麼久的車，又要搭船來這個地方，不要來了好不好？」為了不讓越來越懂事的孩子留下太悲慘、黯淡的回憶，雪貞總是先探聽綠島舉行晚會、運動會的時候來探監，因為這時家屬們可以受邀參加晚會。

活潑可愛又聰明的美里，往往成了綠島晚會中登台表演的小明星，穿起媽媽有備而來的舞裳，「比歌」跳舞，至今留有寶貴的歷史鏡頭。美里就這樣像一隻快樂的小鳥，在男生、女生中隊跑來跑去。難友們為了讓我們夫妻多一點時間相聚，時常帶美里去摘野百合花，送她小白兔、貝殼相框，使小美里相信，爸爸真的在很遠的綠島留學，一點也不察覺爸爸是在坐黑牢。

「一點也不察覺」的孩子，很快就「愈來愈懂事」，要如何不讓她「留下太悲慘黯淡的回憶」呢。大人議論著說，孩子不能理解距離他生命經驗太遙遠的事。或許吧。但是那些童話很有意思呢。灰姑娘、小紅帽、青蛙王子、醜小鴨、三隻小豬、傑克與魔豆、賣火柴的女孩、乞丐王子和白雪公主，還有林投姊與虎姑婆。每個王子和公主都「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」嗎？每個小孩都像哈利波特那麼神勇嗎？純真善良的好人常是受苦受難的弱者，只能仰仗英雄豪傑的搭救。迷戀童話的孩子，或許早已有了豐富的生命經驗吧。

本片的幾位評審委員，曾經語重心長的說，劇本應該切成可以分開播放的段落，太長了恐怕孩子會對這麼沈重沈悶的主題失掉興趣。這是十分發人深省的觀點。暴虐的國王、邪惡的皇后、兇殘的巨人、狠毒的後母，是把嚇得孩子鑽到大人懷裡，卻仍然摀著耳朵聽，掩著眼睛看的角色；但是孩子對蔣介石欺負林恩魁醫師的故事不會感到憤怒？對小小的林美里的遭遇沒有同情和憐憫？他們對亮均、亭均和阿嬤被刺殺不覺恐懼？對楊達寫給給孩子的信，對柯旗化的女兒寫給爸爸的信沒有感動？「爸爸，您在台東做什麼呢？怎麼不告訴我們。我很想見爸爸。」

「人權宣言」、「白色恐怖」、「文字獄」、「美麗島事件」、「林宅血案」、「台灣人」和「國家」，這些字眼太抽象、太遙遠？我們不如說，他們太陌生、太疏離、太不合主流品味，和課本不一樣、和電視講的不一樣、和青春偶像的高貴氣質太不搭調了。如果是很久很久以前，在非常非常遙遠的地方，無論發生什麼不可思議的傳奇，孩子都能乘著想像的翅膀，在無垠的時空裡縱情奔馳；但是我們板著臉的嚴厲，失神時掩不住的滄桑，佝僂著身子的疲累，卻很難匹配浪漫幻想的題材。在主流文化霸權的扭曲之下，受難的前行世代只是流落邊緣、不合時宜兼不識時務，既非傳奇也不是英雄，不堪間間的角色。更何況時代在變，為什麼還要說那些悲慘黯淡的往事呢。

既編又導的陳育青，面對的是極為艱難的任務。她要在那個「像天堂一樣」的綠島上，帶著孩子進入「綠洲山莊」長廊兩旁的黑牢，透過楊達的故事、柯旗化的故事、柏楊的故事、林義雄的故事，講述二二八、白色恐怖、美麗島；並告訴孩子「**世界人權宣言**」，是「**人類送給自己最好的禮物**」。

這是需要大量慧心和創意，以水磨工夫，不斷探問、研究、討論、試驗才能 hit the point 的作品。而育青不缺這些。至於〈我的人權之旅〉是不是送給當代的孩子最好的禮物，我們都迫不及待的想知道。無論如何，育青這支紀錄片，是台灣學童人權教育的里程碑，也分擔了二十世紀嚐盡苦難的各國人民，對下一代人權教育所付出的心力。那些猶太母親、原爆倖存者、在拉美各國首都為她們的兒女舉哀的祖母，多少年來譜的是同一闕不知如何啓齒的，啞啞的詩章。

你罵我不聽
你打我不驚
我是真理的子
老實人的兄
白賊七 我不聽
我不聽 我不聽

楊達在綠島寫了這首童詩給他孩子。育青在片中，讓女主角小敏在綠洲山莊八卦樓的長廊裡，在囚室和囚室之間穿進穿出，一面輕快的唸著：

我是真理的子
我不驚 我不驚

聽著聽著，不禁百感交集起來。當媽媽對小敏說，「**你是在民主國家出生的小孩**喔。」心裡陡然發出無聲的呼喊，育青阿姨給你帶來人類送給自己最好的禮物了，你要趕快長大，趕快長大，趕快愈來愈懂事。